



13  
1787  
28



43  
1787  
卷 28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箚諸臣狐執皮帛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碧色繪也天子之狐飾摯以虎皮公之狐飾摯以豹皮

後漢百官志天子燕裘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合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已語之適簡聞小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服列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取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

通典三孤之官乃次輔之任或稱三少爲次相之任

宋史紹興九年節度使韓世忠除少師十年少保節度使張浚

除少師

錢景臻制玄衮赤鳥進次傳之崇名

會要宋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張浚特授少傅進封魏國公

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入朝奏事繼有是命

余深制峻陞亞保位孤棘於外朝

宋史紹興六年兩鎮使相江東宣撫使張浚除少保九年六月

武勝定固軍節度使岳飛除少保

弇州集 國朝文臣為少師者二十六人蹇義水樂楊士奇

楊榮吳中俱正統萬安成化劉吉徐溥劉健馬文升俱弘治李東陽

焦芳楊廷和梁儲王瓊俱正德費宏楊一清張孚敬夏言嚴嵩徐

階俱嘉靖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楊溥俱隆慶張四維申時行俱萬曆加

少傅者三十九人除上加少師者外胡濙王直俱景泰謝遷弘治王鏊劉宇

劉忠蔣冕俱正德李時許讚李本雷禮俱嘉靖郭朴陳以勤俱隆慶呂

調陽余有丁許國加少保者五十八人除上加少傅外黃淮夏原吉俱永

樂黃福楊溥于謙俱正統陳循高穀王文俱景泰李賢天順彭時商輅

俱成化丘濬王越俱弘治閔珪陸完毛紀俱正德喬宇彭澤石琚賈詠

廖紀席書桂萼方獻夫顧鼎臣張瓚甘為霖費泉趙文華歐陽

必進袁煇胡宗憲俱嘉靖王崇古方逢時

太尉

月令孟夏之月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本注掌四方兵事功課

歲盡即奏其殿最而待賞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凡國有大造

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則與司徒司空通而

論之堯時舜為大尉秦時金印紫綬掌武事漢惠六年置太尉官武帝更大司馬有宋衛改大尉為武選一品之任在節度使上元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天文錄三公星在北斗杓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太尉司空之象也

後漢書鄭弘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奇之召署督郵後弘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正朔朝見弘

曲躬而自卑帝問之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

為故事弘為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賈國鹿為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圖畫作鹿明府當為宰相

後果為太尉 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為太尉德業

相繼為東京名族 秉除太尉時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

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遽自

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貝瑗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

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

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漢世故事三公

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秉常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劉寬為大尉常於坐被酒睡伏靈帝問曰太尉醉耶對曰臣

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漢官儀三公國之禎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大司農李固公族

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為太尉表山松後書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

博物志後漢常山張顛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鵲飛翔稍稍

墮地化為一圓石顛椎破之得金印曰忠孝侯印顛表上聞藏

之秘府靈帝時至太尉摯虞隴王大尉冊行為時表親則宗臣進登上台其李清三元下寧九域

唐書李晟為太尉詔為晟立五廟官給牲牢祭器牀帳禮官相

儀以稱焉後李晟子翹亦大尉杜牧贈云家呼小大尉國號大涼公 宣宗即位李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鄉行

事近我者非大尉耶每顧我毛髮為森豎翌日罷為檢校司徒

蘇軾賀文太尉啓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

壇夷夏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太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

宏達故處富貴而若無蔚為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事

司徒

禮記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

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尚賢以

崇德簡不肖以黜惡

書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服

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

服毋忝祖考

堯時舜為司徒舜以契為司徒契玄孫曰微亦為夏司徒

韓詩外傳三公者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

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林崩絕川谷不流責

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

漢書光武即位於部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策曰前將軍

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

封為鄴侯邑萬戶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

郎顛上章曰切

見今月十四日乙卯時白虹貫日見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曰

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日旁政變常也易傳曰公能其事

序賢進士後必有善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則譴在中台

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宜黜司徒以應天意

蔡茂字子禮司徒在職清儉匪懈茂

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挑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夫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祿也取中穗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哀職有闕公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晉書何曾以大保侍中領司徒曾固讓詔曰司徒舊丞相之職

自古及今總論人物化治之本以君弘道故選於衆而復盤桓

非所聞也 王渾遷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

兵及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阜服論者美其識體

司空

類聚舜攝位以禹為司空契之子曰實為夏司空成王以毛公

為司空春秋時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楚改司空為莫敖秦

置御史大夫省司空成帝更御史大夫為司空 元命苞危東六星兩兩而此曰

司空

家語魯定公以孔子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

咸得厥所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

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孤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夫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孤謀衷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為

後漢百官志本注凡營城起邑浚溝洫脩墳防之事則議其利

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

之事掌掃除樂器大喪則掌將校復土凡國有大造大疑諫諍

與太尉同

漢書竇融拜冀州牧十餘日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

朝在功臣之右召會進見容貌辭氣畢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

第五倫為司空奉公盡節言事無依違諸子或時諫止

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併封上其無私如此性質少文采在位以清白稱時人方之貢禹

荀爽董卓秉政徵之起巖穴九十五日而為司空時號為白衣登三公

陳寵為司空府故事以史至時自公以下督屬籍不通賓客以防交

閑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魏書陳群司空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群居位拱默群薨正始中詔選群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

晉書張華疆記默識四海之內可指諸掌拜司空儒雅有籌略

盡忠匡輔雖閭主虐后之朝海內晏然華之功也

齊孔稚圭為王敬則讓司空表李通豪贍以親寵登用王基才勇以聲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華陛下中臣以富貴內亞三鼎外齊四岳蟬佩之映則左右交輝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樞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椽

史微臣若不逢明主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啓黃扉而燮五緯躡青帷而調四序

白虎通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類聚五代馮道入朝拜司空唐制三公為加官無單拜者或云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策授又云祭祀時便令掃除

道聞之曰司空掃職也吾無所憚而知非乃止

王珪除文彥博守司空依前樞密使制朕若稽先王維御群品



左謀金鉉之老以經治於廟堂右屬鴻樞之良以定策於帷幄厥有成績可勿褒乎具官某臨至劇有轉圜之易定大謀如執王之堅速事神文之朝已緝熙於鼎路追言聖考之遇又密勿於機廷未隆贊冊之恩曷懋圖庸之舉其保宏父允釐華階書

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農父司徒宏父司空也

蘇軾代呂公著司空不允批荅夫國以得人為彊如猛獸之衛藜藿以積賢為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為物自蒙利故崔公發議則淄青慙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詞則孫權回顧歎張昭之不在得失之効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此國計之重可無復辭年融經明才高明帝以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贊年公簡帶身終上表開府儀同三司

類聚漢制文帝元年用宋昌為衛將軍衛亞三司袁宏紀位逾九卿班同三

府章帝建初三年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三司之名始此

殤帝延平元年鄧鴻為車騎將軍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開府之名始此晉羊祜為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

自是以後又有如開府同三司之儀者自祐始焉晉泰始八年羊祜歷文武有佐命之勳其為車騎將軍開府如同三司之儀

者為文公大司馬以下至諸將軍開府者為武公梁置位次三

公從一品唐武德改為輕車都尉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為文散

官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開元以前舊制開府侍從雖不帶事皆給俸祿與朝會皆崇官

宋因唐節度使兼平章事號使相元開府儀同三

司從一品盛德罷劇就開者居之

陳書陳章昭達字伯通寶應初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夢昭達升台鉉及旦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否卿何以償對曰臣當効犬馬之勞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隋書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子孫雖襁褓必拜儀同其一門執笏百有餘人

杜甫贈哥舒開府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畧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蕪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

曾肇除皇弟似寺依開府儀同三司蔡王制朕惟本朝之制厚公族之恩列第京師不忍使之去國蕪榮將相未嘗責以治民豈惟致敦叙之仁抑亦隆夾輔之勢

特進

類聚漢制諸侯功德隆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自宣帝用太子外祖許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而特進之名始此其後或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王或給事中視尚書事

議或奉朝請傳或議大政張萬雖居家以特進為天子師後漢

皇太后兄弟率為特進侯司馬彪後漢書陰識拜執金吾位特進

慕仲山甫匪躬之節所漢及魏晉以為加官唐為文散官雖不

帶職事皆給祿得與朝會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罷劇就閑者居之宋元豐新制改尚書左右僕射為特進居文官之

首大觀着令非宰相不除大元開府儀同三司之下有特進

唐書李德裕謝加特進狀漢制進以文冕列侍清祠崇亞三公

品居第二自非學深張禹功重竇融則何以膺是寵章

注甫贈汝陽王特進群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翻九

霄鵬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

東宮三師

王世貞曰東宮三師古官也漢獨置太子太傅二千石至東漢

為中二千石少傅比二千石後亦為二千石魏晉以還雖並設

三師而往往不備官魏太傅於太子不稱臣少傅稱臣太約太師太傅太保為

一品下少師少保為二品上宋師傳不常設仁宗升儲置三少各一人李文定以參知

政事兼掌賓客及陞左相遂進兼少傅此宰相兼宮僚之始丁

謂兼少師為極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是時實為東宮官餘多

以待前幸執及致仕官高祖初因勝國之制元置三太掌以道德輔導太子

太子而論諸道不必備自太師至賓客皆無所闕掌而詹事以下至於坊

局始實為官臣然洪武元年丞相善長達平章遇春帶少師少

傅少保右都督馮勝帶詹事平章廖永忠趙鏞帶副詹事都督

康茂才等帶左右率府使副御史大夫湯和鄧愈帶左右諭德

中丞劉基章溢帶贊善大夫善長基溢理省臺幾事煩日不暇

給而達遇春等諸大將帥征討之不遑然則以虛名被之而已

所日授經者宋濂輩耳永樂初以公李景隆丘福領太師朱能

領太傅尚書蹇義金忠侍郎墨麟領少詹事而學士解縉等七

人皆蕪坊學士庶子諭德中允等官顧獨僧姚廣孝專為太子

少師會 上狩北京廣孝與義忠麟留輔太子學士楊士奇亦

以諭德輟閣務輔太子而自是以後三師至賓客乃為虛銜以待文武大臣之資重或有功者然三師視三孤三少在尚書上賓客在侍郎上

唐職林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盧鈞字太子太師帝元日太饗饗舍元殿鈞始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洪暢舉朝咨歎

唐書馮定為太子詹事時宰臣鄭覃燕太子太師欲於尚書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禮上乃詔於詹府上事人推羨之

新書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發嗜鮑魚望曰鮑不登於俎安有非禮之物養太子哉

漢書蹀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宣帝置酒太子躬奉觴以為壽上甚嘉之後並上疏乞骸骨 夏侯勝為

太子太傅受詔撰論語年九十卒太后為勝素服五日報師傳之恩儒者以為榮

後漢桓榮傳顯宗始立為皇太子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群皆言陰識可傳士張佚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當選用天下之賢才帝曰欲賢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榮為少傅晉書武帝時有司奏東宮二傅禮儀不同帝曰崇敬師傳所以尊教前世之令典也何論臣與不臣其令太子拜之

賀循為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動有疑義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一時儒宗

二傳進賢兩梁冠黑介  
續五時朝服珮水蒼玉

唐書太宗伐高麗高士廉攝太子太傅仍與朝政皇太子下令

攝太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實資

訓導此日聽政常屈同榻庶因咨白以祛蒙蔽但據按奉對情

所未安所司宜別以一案供太傅許敬宗制晨趨金墀事切於忠譽夜隨銀榮義先於調護

國史王溥乾德二年罷為太子太保故事一品班於臺省之後

太祖因見溥曰溥舊相當寵異之即令分臺省班於東西

魏書郭祚領太子少師祚從世宗幸東宮明帝幼弱持以黃籙

出奉之時謗祚者號黃籙少師

漢書史丹護太子時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元帝少弟

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哀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

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

者乎上以責誚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

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

臣當死上以為然意乃解 桓榮字春卿顯宗立為皇太子

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

日所蒙稽古之力可不勉哉六帖晉山壽為太子少傅帝賜小輦乘之故云漢擇名儒任先疏廣

晉崇碩德選在山壽記室新書漢桓榮之賜輜車晉山壽之乘小輦

吳志薛綜為太子少傅晉平吳孫燕事元帝亦為太子少傅自

綜至燕三世傳東宮燕父榮孫皓時曾為太子少傅

晉書何曾議太子少傅當稱臣拜荀顛曰太之與少自二傅之

名次爾非於天子有輕重也詔曰秦漢以來舊章廢滅隨時

改作其舊不可依用宜准古義遂定二傅不拜選云遵彼承華又曰高世承華

皆謂太子備宮

唐書李適之為右相李林甫密奏其好美酒頗妨政事玄宗惑焉乃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舉朝服其度

北史盧辨范陽涿人後周舉秀才為大學博士注大戴禮其兄

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辨曰昔侍中注小戴今你注大戴庶續前

脩矣累太子少保凡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

辨皆能創制之悉合軌度弁山堂太子太師文臣凡二十五人除已見上者有郭資太子太傅四十

六人除已見上者白昂毛澄太子太保三十六除已見上者呂

震金廉何文淵陳鑑俞士悅王翱石璞儀銘俞子俊耿裕屠瀟

徐貫徐瓊周經劉大夏王軾張昇屠勳周仲宇李銓何鑑洪鍾

靳貴陳金玉璟張子麟田景賢韓文孫交林俊陶瑛李承勛王

憲汪鉉李金張瓚林庭樞王廷相毛伯溫劉天和許紳熊淡唐

龍張壁獨淵顧可學王以旂屠僑蕭豹吳鵬江東嚴訥高耀王

用實越貞吉殷士儋上衡王國光馬自強潘晟張佳胤張學藝

楊兆鄭洛王錫爵太子少師除已見上者蕭銍江淵三一寧僧

姚廣孝凡五人太子少傅除已見上者俞山張潔凡八人太子

少保除已見上者唐鐸魯徽茹常陳迪李慶劉觀金幼孜俞綱

李錫蕭維禎羅通馬昂白圭陳文李秉姚夔王復李賓林聰鄒

幹楊鼎翁世資殷謙陳俊王恕張鵬周洪謨張洪質朱英劉昭

施純萬祺尹直賈俊葉洪倪岳劉璋秦絃張荃張悅許進張綵

曹元王淑劉機李浩洪鍾劉璟石玠李克士吳一鵬姚鎮翟盛

溫仁和霍輻周金楊守禮王杲周用胡訓盛端明陳經趙廷瑞

趙錦孫承恩萬鐘李默周延趙炳然郭乾高儀譚綸張澣葛守

禮潘季馴凌雲翼徐學謨上表洪愈嚴清王一鶚鄒光石星

贈公孤宮臣

王世貞曰高皇帝下江左因勝國之舊為五等爵以贈勳臣及文武之死緩者其後有王公侯伯之典而罷子男至公孤絕不以為贈文帝復因之有贈爵而無贈官中間僅一惜宋長史復之相藩邸胡學士廣之侍左右皆久而皆五品未及貴故追

崇之然亦僅至尚書而止蓋五十餘年而寥寥如也 仁宗即位後置公孤官以居英公輔尚書義等於是加贈姚廣孝胡廣得少師馬墨麟得少保文臣之贈三孤自廣孝等始也 宣皇寵重夏原吉其卒也欲爵之而不果故特崇以太師而蹇義因之文臣之贈三公自原吉始也嗣黔公斌之薨也欲王之則無功欲毋贈則不容已故特優以太師勳臣之贈三公自黔公斌始也周太保尚文之卒也岳都督懋之戰歿也宜伯而斬之一崇以太傅一崇以少師武弁之贈公孤自尚文懋始也鄒濟少詹事王汝玉贊善也於 仁廟為舊宮臣故即位而贈之太子少保賓客文臣之得贈東宮大僚自智濟汝玉始也王一寧侍郎也以閣臣而得太子太師三品之職得三太自一寧始也

柱國

王世貞曰柱國古勳官也戰國之世楚以處高勳有上柱國柱國以待相及令尹之選而其後絕不聞索魏之初以太尉拔高位置尊重故特置柱國大將軍崇寵之至爾朱榮亦因而遂進號為天柱宇文周之世為柱國者日益夥而亦漸輕故復設上柱國冠之然品止正二而柱國為從二品煬帝之末復置光祿大夫左右金紫光祿為一二品階罷上柱國柱國不用唐初復置然遂為三四品勳而自是以上則止稱大夫而上曰特進曰開府儀同三司而階勳不甚別矣元始復以上柱國為正一品勳加中書丞相而它官之至一品者雖加至三公而不可得明興因之以授左右丞相李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軍國重

事常遇春後更定官制正一品再加或贈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再加曰光祿大夫柱國而亡所謂左右柱國者然洪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善長徐達得為左柱國其鄭曹宋衛四公皆為右柱國左柱國貼以光祿右柱國僅貼以榮祿而列侯皆以榮祿冠柱國當是時伯爵僅二品勳亦僅為護軍而至永樂初大封功臣伯爵至正一品而諸伯自茹忠誠瑄以下皆得為柱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令甲為虛設而蹇義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榮祿而已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柱國而文臣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尚書尹旻以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尚書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吏部已耳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

以太子太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太子即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母可加因特加特進左柱國而文臣之階勳與上公等矣嘉靖十八年少師夏言以冊上 帝號加上柱國其後 上復以加少師嚴嵩辭不敢當其語曰人臣無上蓋欲以形言之僭恣也 上果大悅其後復以加少師徐階階亦不敢當萬曆中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當居正卒遂以為贈而言者不審謂其實為之也

策莫敖子華曰昔日葉公薄而材於柱國

內閣輔臣

王世貞曰內閣故翰林學士任也始

高皇帝渡江剪荆棘日不暇給矣而稍稍從諸儒生受經而是



時弘文學士基最貴幸當惟中寄丞相以下亡敢望之已益勸  
 馬上業進學士承旨同及濂濂文最幸得借 上坐起其職大  
 抵紀注言動備 顧問云而 上時時授以 旨使為 詔草  
 濂獨多所當久之 上倣宋益置華蓋謹身文華武英四文淵  
 東閣二俱大學士秩正五品微諸明經長者以次代擢而會丞  
 相惟庸敗折中書六之尚書寄天下任而大學士稱近臣不為  
 置僚屬亡所治 天子方自操成福亦亡所寄裁至  
 文皇帝繼大位始即文淵閣召侍講等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  
 親重 上所與謀群臣甚秘稍遷至大學士歲時齋予同尚書  
 矣 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  
 宣皇帝右文過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太學士士奇等取報行而

吏部蹇義戶部夏元吉以不時召得迭入省可六尚書事與士  
 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關預豈非無顯職繇 上輕重  
 裁耶論道之體創尊仁宣迨 景及 憲大權始集今視之赫  
 然真相矣夫閣臣於禮至貴倨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相  
 稱焉其喜怒借 上意故 上不嫌逼也威福間已意故下屏  
 息也創白由六曹故難不與也取以詔行故衆無敢訾也賢者  
 當之不見跡而治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起  
 於承樂之壬午其姓氏歲月備攷見云 國朝內閣不由甲第者  
 楊文貞以薦辟胡若思  
 陳汝靜張子玉以鄉舉其初不由翰林者黃文簡以中書舍人  
 文貞以審理副胡若思以桐城知縣金文敏以給事中俞綱以  
 審理正王毅愍薛文清俱以御史李文達以吏部主事劉宇曹  
 允俱以知縣袁崇襄以長史張文忠以南刑部主事桂文襄以  
 知縣方文襄以禮部主事夏文愍以行人其入閣之先不帶翰  
 林銜者王毅愍以左都御史江世用以刑部左侍郎俞綱以兵

大理卿尹文和以兵部右侍郎尚書劉志大以吏部尚書入若毅愍文清以  
右侍郎尚書楊文忠以南京戶部尚書俱以吏部尚書入若毅愍文清以  
以兵部尚書終始不由翰林充為特  
異俞綱劉志大僅一履任而已

解縉大 黃淮宗 胡廣光 胡儼思若 楊榮勉 楊士奇名

以字 金幼孜名善字行 楊溥弘濟洪 陳山汝 張瑛子

俱宣 馬愉和 曹鼎鍾 陳循德 高穀世 蕭衷秉 張

益士謙俱 江淵世 俞綱 蕭鉉孟 商輅弘 彭時純

王一寧 王文千 徐有貞元 許彬道 薛瑄溫 李賢德

岳正方 呂原逢 陳文安簡俱 劉定之主 萬安循

劉翊溫 劉吉之 彭華彥 尹直正 徐溥時 劉健希

丘濬仲 李東陽賓 謝遷于喬俱 焦芳孟 王鏊濟

楊廷和介 劉宇至 曹元貞 劉忠直 梁儲叔 費宏

靳貴克 楊一清應 蔣冕竹 毛紀維 袁宗皋仲

石瑄邦 賈詠鳴 張孚敬茂恭初 翟鑾仲 桂萼子

李時宗 方獻夫叔 夏言公 顧鼎臣九 嚴嵩性 許

張璧子 張治邦 李本汝 徐階子 袁煇文 嚴

訥敏 李春芳實 郭朴質 高拱肅卿俱 陳以勤文 張

居正叔 趙貞吉孟 殷士儋甫 高儀子 呂調陽和卿俱

張四維子 馬自強乾 申時行汝 余有丁丙 許國維

王錫爵元 王家屏忠 趙志臯汝 潘晟 陳于陞元

沈一貫肩 沈鯉仲 張位明 朱賡少 于慎行可 李廷

機張 葉向高進 方從哲汝 吳道南會 沈漼 史繼偕

張

世程任

韓爌

劉一燝

何宗彥君

朱國祚隆

孫承宗祺

昌

孫汝游

朱國禎

顧秉謙詒

朱延禧

魏廣微顯伯

中書省

王世貞曰自周六官廢而秦及列國皆設丞相其重者曰相國掌丞天子佐理萬機漢設一丞相以御史大夫副之後改曰大司徒東漢因之而權移於尚書令僕自晉以至宋其省或尚書門下中書其長或令或監或僕射其佐或參知政事或左右丞或侍郎要皆為人主理庶務無所不統攝蓋直為相而名避之三公為貴官以加其資望之重者而南渡以後至孝宗而正其名曰左右丞相其佐仍曰參知政事元因之置中書省令一員正一品以皇太子為之左右丞相品同令平章政事從一品左

右丞正二品參知政事從二品參議正四品 高帝定江左以至即大位仍置中書省罷令不設餘俱如故十三年以丞相胡惟庸專僭誅之因罷中書省散其柄於六尚書而係之甲令曰後有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劾奏其人凌遲處死嗚呼聖矣百餘年來 天子不能獨斷必有所寄不能不歸之內閣而至嘉靖中遂操丞相之柄而出其上勢重矣是不可不變而通也 事文類聚周官內史掌王之八柄掌王命蓋其任也漢有中書謁者令丞屬少府自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司馬遷被腐刑之後為中書令即其任也 宣帝任中尚書宦者為令僕射元帝亦以宦者為中書令謂中人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皆決之成帝改中書謁

者令曰中謁者令罷中書謁者更以士人為之魏黃初初改秘

書省為中書令又置監典令各一人秩並千石而中書典尚書

奏事若密詔下州郡及邊將則不由尚書權自此重矣晉監令

竝第三品晉制中書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軺車掌贊詔命煬帝改內

書省唐武德為內史省龍朔改令為右相光宅改曰鳳閣唐六

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知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宋中書令

正一品以檢校官兼中書令謂之使相大元中書省有中書令

為宰相之職掌丞天子平章萬機中書行省自魏置謂之行臺

秀尚書僕射以行臺從晉永嘉四年東海王越帥眾許昌以行

臺大元外道置行省有左右丞參政僉行省斷事官全僉省咨

議郎中員外郎都事照磨管勾吳錄紀隲景皇時為中書令隲父亮為尚書令每朝會語以屏

風隔坐

魏書劉放孫資共與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鷄棲

樹二人相謂此亦能幾指謂放資也常承慶中書省詩清切鳳

宿鷺鷺何為

王道表乞得中書監持節專一所司竭誠保傳惟力是視有詔

曰昔荀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

池卿諸人賀我耶頭足下處之勿疑

晉陽秋王獻之少而標邁不循常貫而撮其勝會故為中書令

王獻之卒以王珉為中書令世稱大王令小王令珉父洽

醇和中為中書令至此珉復紹父人以為奕世令聞

北史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妻子不粒

高宗是日幸允第草屋數間布被緼袍高宗歎息久之曰古人之清豈有如此即賜帛五百疋

名為中書令魏文帝重之不名呼為令公

唐書岑文本始為中書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

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

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爾

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耶

馬

周為中書令臨終索陳事表章帙手自焚之慨然曰以官案彰

君之過求身後之名吾弗為也

裴度留守東都加中書令

時闈監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

東都集賢里鑿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又於

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號綠野堂與白居易劉

禹錫為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而精

神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三年以病而還東都

為中書令二十四考以身為天下安危

裴炎輔太子是為

中宗改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

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

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

崔湜拜中書令時

父挹以吏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為人請託以干湜湜多不從

由是父子相失

宋書治平二年祖無擇言門下中書與尚書三省其長官皆宰

相之位今乃左省在西右省在東不可乞將中書省與門下省

對移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東西臺

漢官儀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謂

中書為右書又稱西掖劉楨詩誰請相去遠隔此西掖垣

宋謝玄暉宿中書詩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

華承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沉映珠網紅藥當堦翻蒼苔依砌上

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魏知古寓直詩鵝池滿不溢雞木久為滋又鳳池清切雞木深嚴

呂涓授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元年車駕

還京後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樹涓試進士取瑞柳為題上聞

而嘉之百官志以久次者一人為閣老判本省雜事又一

左右丞相

類聚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蚩尤明天太常察地蒼龍辨東方

北堯舉舜宅百揆舜舉元愷為十六相成湯始置二相伊尹居

右仲虺居左高宗得傳說爰立作相周成王有左右周公為師

召公為保秦悼武始置丞相官昭襄始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

丞相漢高初置一相一年更相國秦莊襄以呂不韋為丞相始

皆秦哀帝更名大司徒黃初改為司徒文帝復置中書監令

茲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晉罷丞相復司徒永昌元

年罷司徒并丞相自後省置無常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為

宰相之任宋孝武以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再有相國丞

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玄玉相國則綠豔綬隋文帝自大丞相代後周遂置內

史納言即中書令侍中是為宰相亦有他官參焉唐世宰相名

尤不正初以三省長官中書令共議朝政此丞相職也其後以

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

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授嘗以他官加

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參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

平章軍國重事之名是也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不正貞觀時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位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之名始此

自高宗以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宋沿唐

制其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真拜侍中者不復言平

章事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虛而不除以

尚書左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為兩相政和中蔡京以太師

總領三省號公相乃廢尚書令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亦

虛而不除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大元置左

右丞相位在尚書令之下平章政事之上通典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有

病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及瘳賜以養牛上尊酒選用人才由之九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鼓言其大開無節限

史記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

外鎮四夷諸侯內撫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曹參代蕭何為相民歌之曰蕭

何為令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哉其清靜民以寧一

西京雜記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日欽

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日接士館以待國士

漢制帝以列侯為相唯公孫弘布衣登相位武帝乃封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

漢畫蕭賢為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宰相故鄒魯諺

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教子一經平當傳漢興惟蕭平父子宰

相當子

王商有感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

商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

真漢相矣

隋高頴有文武大畧明達政務議者以為真宰相

唐書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

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

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

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

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

不足進焉 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

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

唐盛衰世家之盛書未有也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

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

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留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

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

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 姚崇在告政事委積玄宗謂盧懷謹曰朕以天下事

委崇以卿坐鎮惟俗耳崇出須臾裁決俱盡顧謂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于後猶終其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抵可謂技時相崇曰技時相易得哉 開元之盛所置輔佐

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惓惓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

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

賞窮於忤弘靖窮於權惜哉 周之卿士周召毛霍皆同姓

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程和柔

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隋棄親侮賢者二

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饗國長久嗚呼盛歟

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



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  
 及大難畧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  
 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壁以至誠猜恐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  
 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備不終而子儀完名高  
 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禰唐史臣裴均稱  
 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  
 之貶嗚呼均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瑄  
 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雖古三佐無以加  
 祐甫發正已隱情策渾吐蕃必叛伐謀知機君子哉處厚事穆  
 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隋輔  
 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德宗之不

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  
 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  
 言贊白罷翰林以為與吳通玄兄弟爭寵實參之死贊漏其言  
 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贊  
 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帝  
 所用纔十一唐祚不兢惜哉 杜黃裳善謀裴均能持法李  
 藩鯁挺帝貫之忠實皆足穆天緯經國體撥衰奮王菑攘四方  
 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韓  
 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堯然則不  
 可掩已 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  
 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

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

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分紀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平

狀貌不喻中人而神觀爽邁操守堅正善上網目蘇頲與宋璟同當國相得歡甚璟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

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贊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

則今丞相過之翰林盛事崔湜初執政也年二十七容止端雅

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自吟曰春職源唐宰相再入者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三入者劉幽求

張延賞鄭畋四入者韋巨源姚元崇韋安石五入者蕭瑀裴度

又宋璟謝表云再升台座三入冢司北史下粹以清才兄弟六

通鑑玄宗命相皆先御書其名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匱覆

其名而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故知其誰耶射中賜卮酒肅宗曰

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五代史唐廢帝欲擇宰相問左右皆

望宮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唐源乾曜同紫薇黃門平章

天以筋探之首得文紀欣然事帝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室封自此始唐開平詔丞相

給無食錢其令鄴侯家傳代宗欲相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常

以銀為信忽除銀青光祿大夫泌知載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宣室志貞元中相國竇參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

便殿以錦半臂賜之默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

夢半臂者豈上以某叨居顯位將給半祿俾我致政乎客有解

曰半臂者被服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服肱

八集卷四

五

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廣異記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

常持經經中有人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於側時人以爲裴氏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相輔云

晉唐嘉話杜相鵬舉父夢有所之見一大牌云是宰相牌也已

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列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

自看之記得姓下其鳥偏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鵬舉生

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

杜佑碑推忠導善達四方之志弘往納來成天下之務呂蒙正集武明七德文

洽九歌棟才斯全鼎味以適

因話錄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

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木

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堂舍

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惟福一人歷七鎮

唐紀卜者胡蘆生筮卜甚驗李藩嘗問生生日貴人也在紗籠

中李問所由終不復言後有新羅生言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

護之恐爲異物所擾也

張說撰姚崇碑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成

脫脫宋史五季至周之世宗天下將定之時也范質王溥魏仁

溥世宗之所拔擢而皆有宰相之器焉宋祖受命遂爲佐命元

臣天之所置果非人之所能測歟質以儒者曉暢軍事及其爲

相廉慎守法溥乃筆家子而好學終始不倦仁浦嘗爲小史而

與溥皆以寬厚長者著稱豈非絕人之資乎質臨終戒其後勿

請謚立碑自悔深矣太宗評質惜其欠世宗一死嗚呼春秋之

法責備賢者質可得免乎

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

策佐命樹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

休戚同體貴爲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

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普及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及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動舊自伐偃武而脩文慎罰而薄斂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爲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觀書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曾論耳晚年延美多遜之獄大爲太宗盛德之累而普及有力焉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權蒙正齊賢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爲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爲張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爲同

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况四臣者皆賢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斯呂端諫秦王居留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既立猶請去廉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爲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却鉅敵及議歲幣因謀重賄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又安二相協和之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爲萬世龜鑑履淵之幸力沮衆議竟

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 宋至真宗之世號為盛  
 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為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  
 之私請遷靈州之民以奉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  
 王旦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祠禱之事將  
 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用新進喜事  
 之人中外所陳利害日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變更之言馴  
 致擾世稱沆為聖相其言雖過誠有先知者乎王旦當國最  
 久事至不謬有謗不校薦賢而不市恩採罪輒宥而不費辭  
 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  
 世官致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  
 其利溥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

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  
 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之末共定  
 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以老憚人無  
 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豈不信然哉 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  
 為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  
 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攷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  
 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為  
 豈讓古人哉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太  
 急純仁採蔡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  
 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

粹得其畧知子孰與父哉 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

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常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夷簡多智

數公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

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畧盡司馬光疾甚諄諄焉以國事

為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生平事業蓋宣成之

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殆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

祖云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宋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公著父子居其二  
明父子宰相者四川陳以勤于陛隆萬間入內閣

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

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

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欲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

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

恒若不及豈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

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可猶嗷嗷焉挽其裳裾而從

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恢君子固委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

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言行錄 呂文穆公蒙正為相國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

嘗以姻戚微寵澤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

為相天下無事善甚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

我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

方人替羅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

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賢矣編魏在云山云某嘗  
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

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手記曾宣靖公議司馬公薦士編  
陳家學章集范文憲手記近世真忠肅朝材館錄之類萃為一  
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在進誠布公  
集謀廣益不惟濟一且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逮乎數  
世

李文正以司空致仕於家燈夕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  
坐親酬飲之曰昉兩入中書未嘗傷人害物宜其所享如此

東都事客賈黃中兩受詔知貢舉多棟板寒俊號為無私又掌

吏部選事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叅知政事召見其

母王氏賜坐與語曰教子如此真所謂今之孟母也因賦詩以

美之

宋史向敏中寇準結加僕射真宗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

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牕其

厨中亦寂無一人帝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長編寶元四年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

救撓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上前諫官歐

陽脩見上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

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真宗問李沆何無密啓對曰臣

密啓人臣有密啓非議則佞王曾姿質端厚人莫敢干以私其名重天

下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

曾曰夫執政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仲淹伏其言 景德三年

寇準在中書喜用寒雋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嘗除官同列屢

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以進賢

退不肖也卻而不視 韓魏公琦為相曾公為亞相趙康靖

歐陽脩為叅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

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于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

文彥博富弼竝命是日宣制上遣小黃門覘於庭士大夫皆

相慶得人後數日歐陽脩奏事上以語脩且曰古人求相者或

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仁宗問王素孰可命

以相事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充此司馬光為政

逾年而病其年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皆手札論當世急務

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遼人遣使入朝與

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光起居蘇子瞻賀詩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范文正集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

謂之大雅冠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不動

如山却夷狄脩宗廟天下謂之大忠

魏公別錄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兩府上前

爭事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正如推車子其心

主於行而已言行錄周益國文忠公必大除參知政事上曰近

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脩殿上

日有所爭退則惟然無間最為可法

玉堂雜記凡鎖院朝臣職事官承務郎釐務官通直郎以上明

日赴文德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政一員押麻麻卷

自內出閣門啓御封兩吏對展宣贊舍人南面搢笏叉手摘首

尾詞及階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詔

令及冊后之類則宰相文武百僚俱入

朝野雜記宋舊相特命平決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中王文正

公以首相告老拜大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



入參決公懇辭不拜慶曆呂文靖公亦以首相求罷拜司空平  
 章軍國事公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自太師落致仕除平章軍  
 國事公辭之未幾呂正獻公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  
 國事潞公五日一朝中公兩日一朝開禧元年初置平章軍國  
 事以命韓侂胄蓋侂胄繫銜比中公省同字則其體尤專比潞  
 公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嘉熙後又加以重字以喬行簡等為  
 之位在水相之上大元尚書省致平章政事二人位在左右二  
 相下

宋朝再世父子宰相二家呂許公申公韓魏公儀公三世宰相  
 呂文穆公從子文靖從孫正獻近時史越王浩子衛王彌遠孫  
 高之三世為相祖孫宰相者一家曾魯公欽道兄弟宰相者一

家韓康公莊敏未四十相者范覺民三十一吳元中何文純

三十張魏公三十九唐時李訓起流人一歲而至宰相張錫起

宰相張東之為相年且八十房玄齡以盛德居

相位二十三年郭子儀授中書令二十四老

唐質肅公介拜參知政事與同列論政事未嘗阿屈雖在帝前

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歸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

其風采一日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

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

詩話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雖年甚高而精

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云老鳳池

邊躡不去饑鳥臺上噤無聲未幾曾公亦去

楊收王鐸逢

皆同年也收作相逢作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

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大銜之王拜相逢又

作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又怒之披沙昔人謂察

見淵魚者為不祥故古之大臣皆德量汪洋然後能為國家造福曹參與吏歌呼相應丙吉吐茵不問王始與公常言謂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宋范質謂鼻吸三斗醇醋方可作宰相范峒言坐彼毛人精神湏帶半睡乃知含蓄不盡非徒為治亦可保

青箱雜記夏文莊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椽有病意謂不起

文莊親往視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穎公曰宰相豈

得貧耶文莊曰一等人中貧耳故穎公作退老詩田園貧宰相

圖史富書生王儉作解散憤斜插簪朝野慕之自况風流宰相晉相和凝少時好為曲子詞布汴洛號曲子相公

